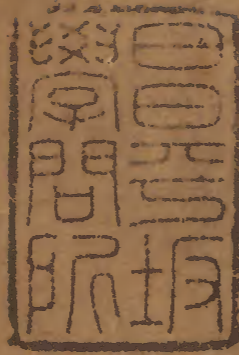


東坡

卷二十四之八



漢書門			
五	四	五	六
二	八	九	六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五	五	漢
函	一	四	書
架	七	五	
		六	類
		號	
		冊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458
冊數	28 (7)
函號	315 84

本館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叙十四首

南行前集叙一首

送張子平詩叙一首

牡丹記叙一首

送杭州進士詩叙一首

邵茂誠詩集叙一首

錢塘勤上人詩集叙一首

鳧巖先生詩集叙一首

徐州鹿鳴燕賦詩叙一首

淺草文庫

王定國詩集叙一首

聖散子叙一首

田表聖奏議叙一首

樂全先生文集叙一首

范文正公文集叙一首

居士集叙一首

字說三首

文與可字說一首

楊薦字說一首

張厚之忠甫字說一首

叙十四首

南行前集叙一首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
山川之有雲霞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
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
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
嘗敢有作文之意已亥之歲侍行過楚舟中無事博奕
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
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
發於咏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

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經且以為
得於談笑之間而亦勉強所為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
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叙一首

章子平筆九云仁宗一朝十有三勝教
三人凡三十有九云高科得人之事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
有七人其貴且實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
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
盛矣詩曰誕右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
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擢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
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嘗有不頌大光明秀

其上之
詳瑞之
頃考見

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太於以
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
平以為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
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
微舉首其孰能知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
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
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
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
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
為同年友眾以為宜為此文也故不得辭

牡丹記叙一首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
僧宇塋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
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二人飲酒樂甚素
不飲者皆醉自與其臺阜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
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
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竒小說
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
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
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

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
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
德而余又方蠢過闕舉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
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
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
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
人強爲公紀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
非獨牡丹也

送杭州進士詩叙一首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白士之

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忘於得者偽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為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况使之弃其所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

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集叙一首

貴賤壽夭天也賤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然雞壁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虛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命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滌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暇其文清和妙麗如

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
其為人篤學強記亦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
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
身且疑其將病也公剛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
其喪在焉入哭之數日瓦燈塵埃蕭然為之出涕太息
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楊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過皇甫
士安之篤疾彼過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
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錢若勳上人詩集叙一首

昔翟公羅廷引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

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嘗薄其為人
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
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
千里而求之甚放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
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
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
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
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
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救公於

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
人遠矣公不喜佛也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
引而進之佛者惠也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聰
明才智有學問者元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
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
公又非有德於勤也且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余
然後益知勤之賢後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
功名其不負公也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家
勤出其詩若干篇示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
而傳者也若其為公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晁君成詩集引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
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
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
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
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
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
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嘗謂之云爾
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
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

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
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
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
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
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
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
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
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
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
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

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其實而辭其名者
之必有後也昔李邵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
入蜀館於邵邵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邵
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
詩曰豈第君子神所勞矣

鳧繹先生詩集叙一首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闢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史之不闢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
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
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

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
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
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
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烏兒繹
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
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
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
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
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
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

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知先生之文者世莫
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
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
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充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州鹿鳴燕賦詩叙一首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
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用韋
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二道眷此房心之野
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
丑晦會于黃樓脩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

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
觀四山之晻曖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顧之有足樂者於
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群賢畢集
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
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
山陰直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不鄙謂
余屬為斯文以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
偶儂之文疇昔所上楊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
南音貽諸故人必不我誚也

王定國詩集叙一首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
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
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
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
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欽今
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
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
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
融諷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

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相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至裘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

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聖散子叙一首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癖瘡瘡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為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傑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為危急其表裏虛實自難證候應洋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

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
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
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
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真
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
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祕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
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
初授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為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
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
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田表聖奏議叙一首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賊一篇嗚呼國安古
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
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
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
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
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
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
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
天下有可長大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

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樂全先生文集叙一首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威孝章和鴻孫書慨然有烈士

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顧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言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

或少賤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截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寡者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首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千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年三十餘年所以

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察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卷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叙一首

慶曆三年軾始摠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

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
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
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
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
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
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
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
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
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承
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彛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

谷詩總序卷之三云人臣之遇明主始見之際國事必有一定之計

身不為其
言則史策
書之足為
不朽東坡
序范文正
之文再論
笑云

李德裕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范崇見屬為叙
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
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詞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
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
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時
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
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
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盡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
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
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

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權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拾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熱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賦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欲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

二十一日

居士集叙一首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子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子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子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

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眾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

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諱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上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

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伯六十六篇於其子棻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執中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字說三首

文與可字說一首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為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為問者言也以為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耻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卑不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

其為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為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為子張者也與可之為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為不義雖祿之子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為子張者也

楊薦字說一首

楊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已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韍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俯僂而後食夫所為飲食者為飽也所為衣服者為暖也若直曰飽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為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邪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是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已矣而必為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凜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豈不仁者不敢至於其墻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為者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

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富者皆君子之所
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
矣藉之用茅何外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為藉
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子欲揚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
名薦而取諸易以為之字揚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
於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張厚之忠甫字說一首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
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
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

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飢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
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
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知者得之而後智施
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
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
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
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
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字者至
矣吾不能加蒙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
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

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為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忍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東坡集卷第二十五

表狀三十三首

密州謝上表一首

徐州謝上表一首

徐州謝獎諭表一首

徐州賀河平表一首

湖州謝上表一首

到黃州謝表一首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一首

謝量移汝州表一首

乞常州居住表一首

到常州謝表二首

登州謝上表二首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一首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一首

辭免中書舍人狀一首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一首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一首

謝宣召入院表二首

謝翰林學士表二首

謝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笏記二首

辭免侍讀狀一首

謝除侍讀表二首

謝賜一御書詩表一首

謝三伏早出院表一首

密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昨奉 勅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竊誠受命

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軾
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第
刻之文論不適用待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
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關庭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
舊與之淵泉奔走世得書祖識小人之情偽欲自試於
民社庶有助於涓埃以為公朝不廢私願攜孥上國
預憂桂玉之不克請部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
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元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
云跡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 皇 陛下躬上聖之資
建太平之業以為人師而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

輩猶未盡指臣敢不仰認至恩益堅素守惟廣中

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為臣之報國臣無
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徐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
恩深厚撫已兢慙臣軾中謝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
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為先後之
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為異蓋篤
信其所聞願慙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
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

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
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
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
地民溥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
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謝獎諭表一首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 勅以臣去歲脩城捍水粗免
踈虞特賜獎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勉
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臣軾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踈經術既已不深吏事

又其所短累忝優寄卒無異稱寃如定遠之言平平無
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
堵皆作蓋僚吏之初勞三板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
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壘書之榮以為私室之寶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
罹特遣使以存問旣蠲免其賦調又飲食其饑寒所以
錄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效臣敢不躬親畚築
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
補絲毫臣無任

徐州賀河平表一首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
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
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
生臣軾中謝伏以大河為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
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三十餘年而定未有收
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
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
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
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
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豈沛

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凜孤城之若塊迨茲
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
官守有恨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
情而作頌臣無任

湖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日二十日到任
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
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
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闕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
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實三館蒙陛下之過聽

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酌恩造而才分所局有
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
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
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
求其備嘉善而於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
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
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
老之望臣無任

到黃州謝表一首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 勅責授臣檢校尚書
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
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州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
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誨惟
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摺紳親逢膺摺
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
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
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
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安余罪責情
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

豈謂尚玷散負更以善地投畀麀麀之野保全孺穉之
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刑並
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
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
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為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
思衍深悟積年之非永為多士之戒令負戀聖世不敢
殺身庶幾餘生未為弃物若獲盡力鞭撻之下必將
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臣無任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一首

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准淮南轉運司牒奉

聖旨差官取勘臣前任知徐州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
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集令
緝捕凶逆賊人致集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
至今年七月二日復准轉運司牒坐准尚書刑部牒奉
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
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
愍憐之數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殊遇
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
刑齊物消姦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
職夫豈勝誅况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

撫已知危至捕輒羣盜之功乃是隣近一夫之力靖言
其始偶出於臣雖為國督奸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
足言勞勉自列於消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
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以
為幸何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舞虞舜之干示人不
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可有
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實而存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
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
衣蔬食或未死於飢寒石心木腸豈不忘於忠義臣
無任

謝量移汝州表一首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詔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
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弃罪
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
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旋從出荆府既無片語
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
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
中憔悴非人章狂矢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
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

生豈謂卓朴之賤微尚煩朝廷之記錄開其惘悔許以
甄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
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
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
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
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臣無任

乞常州居住表一首

臣職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
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
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弃物枯槁餘生泣血書

詞乎天請命頓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
死無悔臣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嘗對便殿親
聞德音以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又只恩私既
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職坐廢五
年積憂薰心驚為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
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
弃之語豈圖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
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
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
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皆不用聲竭

去彼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
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耻乞求於衆人
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且與縣
祖給鹽菑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聖恩未至重未
可曉後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濟日以河
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再蒙朝廷降
勅獎諭又蒙選用沂州百姓程某等購捕盜賊致獲
謀反妖賊李鐸鄭進等二十七人水聖恩保明放
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
庶幾因緣情倖功過相除稍出黜囚行其所便重念

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亦下怨彼
交積罪惡橫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
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
有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靈得天下
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
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特貧病交
攻死生莫保雖身見鴈飛集何足計於朝廷而犬馬蓋
惟猶有求於陛下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囚前去
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

到常州謝表二首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
於常州居住奉 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
常州訖者積累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即便安
祇荷寵靈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
夷尚許 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
志不從已分沒身寄骸於魑魅敢期擇地收葬景於
桑榆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實奉
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之成謀念此管涓之微庶幾眷
顧之舊自俾安田亦稍出繯囚飽食無思但日聞於新化
杜門自省當益益令於往愆已無任

又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
於常州居住奉 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
常州訖者罪戾人微自甘求食貧口衆未免求安忽
奉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中謝伏念臣
猥以凡才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
弃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泝泝萬里偶脫命於江潭豈謂
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
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
於蠶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

碎首剗肝尚未知其死所臣無任

登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
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鷲縲
綫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墮涕何言中謝臣聞
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
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譴甘如
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
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為平人洗
濯瑕玼盡還舊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行尊遠之

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
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
稍習於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 先帝全臣於
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弃之地沒身難報
碎首為期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
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寵命過優訓詞尤厚非臣愚
蠢所克承當臣軾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所領州下臨
漲海人淳事簡地瘠民貧入境問農首見父老戴白

扶杖爭來馬前皆云枯朽之餘死亡無日雖在田野亦有
識知恭聞 聖母至明而慈 嗣皇至仁而孝每下親令
人皆涕流願忍垂死之年以待惟新之政言雖甚拙意
則可知見朝廷擢臣於久廢之中謂臣愚必有以少塞
其責或能推廣 上意惠康小民而臣天資鈍頑學問
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身將何以上答聖知
下慰民願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悻行堯舜
之仁勤邦儉家永為百王之令典時使薄鈔故得萬國
之歡心豈煩燭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
求名臣無任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一首

右軾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守起居舍人
者臣受材淺薄臨事迂踈起於罪廢之中未有絲毫之
效驟陞清職必致煩言願回虛授之恩庶免素餐之愧
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一首

右臣近奏乞辭免起居舍人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違咫尺父命於子惟所
東西况茲久廢之餘敢有不回之意伏念臣受性褊狃
賦命奇窮既早竊於賢科復濫登於冊府多取天下之

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古未有今者出於
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驚魂未返若驟膺
非分之寵恐別生意外之憂縱無八災必有鬼責伏望
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於
至誠止欲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更選異材使之識分以
安身孰與包羞而冒寵再伸微懇伏候重誅所有告身
臣不敢祗受

辭免中書舍人狀一首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
臣頃自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

月而擢爲右史欲自勉強少酌恩私而才無他長職有
常守出入禁闈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取今又冒
榮直授躡衆驟遷非次之陞旣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
安願回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
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比皆儒者之至榮
豈平生之所望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詞命之
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之
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

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內朝之法
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史恬
不知在習為故常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
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
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
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
愚無一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
唐人之譽勿心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六十日並
照之光而臣日侍迺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

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奔馳
往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
頒參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臣
無任

又

臣職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聖
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衰病增光溢虛名於朝右訓詞
之重士論所榮臣職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聞有言逆
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毀消骨非聖主莫能保全臣本
受知於裕陵亦嘗見待以國士嘉其好直許以能文

雖寬謫流離之餘夫無可用而哀憐收拾之意終不少棄
抱弓劍以長號分簪履之永弃豈期晚遇又過初心矧
外制之深嚴極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
為得人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脩之故事不試而用于
今幾人遂起同列之先遠繼前脩之末夫何頑鈍有此
遭逢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子
憂深故任其事者重愛極故為之慮也長敷永哲人以
遺嗣聖所以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於其間臣敢不盡
其所能期於無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夷險不
同則必見危而授命臣無任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一首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
臣竊謂自從西掖直遷內制雖祖宗故事而近歲以來
少有此比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選臣自量三事皆
不治人驟當殊擢實不自安伏望聖慈察臣至誠非前
辭避追還異恩以厭公論謹錄奏聞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一首

右臣近者奏乞詞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伏蒙降詔
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謝父母之訓理不可違而臣
至愚尚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

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
薪之誚兄弟並進豈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
伏望聖慈亮其悃幅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所
有告命臣不敢祗受謹錄奏聞

謝宣召入院狀二首

右臣今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
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温再命而僕使
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
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職親事祕
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

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糜兼享大烹之養
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曲豆之新渥既厚
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
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胙聖神雖亮陰不言
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
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
心力圖後効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
私人之誚臣無任

又

右臣今日日西頭供奉官克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
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
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愧懇
詞難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為重非徒翰墨
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座上功成異
域得頗收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顛愚自信
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
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闕三官試以百為而無一可保
全已幸擢用何名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
人心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諸侯巍巍

其有成功不見治迹斷斷而無他技專用老成推其類
以及臣顛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死生不移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名微不稱寵至
若驚伏念臣經術空疎吏能短淺少年自守無用於作
新去國生還適逢於求舊曰初何云補處厚辱甄收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聰明天縱法乾坤之廣運體
日月之照微過採虛名使陳薄技敢不激昂晚節砥礪
初心雖洪造之難酌盡微生而後已臣無任

又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
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場屋
之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望絕搢紳
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總覽政綱灼知治體恢復祖
宗之舊日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臨寵
而懼職思其憂非敢有意於功名庶幾少逃於罪悔臣
無任

謝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
金渡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

分六閑之駟駁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
拜恩俯俸流汗交并臣軾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
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搢紳駕欵段以言歸終安吠
卦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摠覽衆王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
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違寒陋而被光華攬佩以思遂
識斷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
金渡銀鞍轡馬一匹命服出笏榮動搢紳左驂在廷光

生徒馭德不稱物愧無所容臣軾中謝伏念臣衰朽無功蠢愚不學已分鷄梁之刺敢逃負乘之譏再惟此恩何自而至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至神廣運盛德兼容躬周公之勤勞而逸於委任寶老氏之慈儉而修於禮賢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然攬轡敢有意於澄清東以立朝尚可言於賓客臣無任

笏記二首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疎豈宜塵冒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弃之材將建

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死臣無任

又

西掖代言已愧一時之高選北門視草又忝諸生之極榮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效於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辭免侍讀狀一首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

者入侍邇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摘章句實以仰備顧問
臣學術淺陋恐非其人况臣待罪禁林初無吏責又加
廩賜之厚益負尸素之憂伏望聖慈察其誠心追
回新命以授能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謝除侍讀表二首

臣賦言今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疎老復
加於蹇訥官職愈近職專在於討論退省其愚莫知所
措中謝伏以天威咫尺顧末技以何施聖敬日躋豈群
臣之可望非張禹寬中之薦李無量懷素之懿文則
何以奉天子立學之游求王人多聞之益如臣愚暗何

與漢倫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卓然生知附以好與

情倫陳論一覽已周知於廢興察臣衰病而無求庶可
親近而寡過故茲枝用驟及疲駑臣敢不温故知新
粗辨有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異日之忠臣無任

文

臣賦言今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叨
儒者之極崇西學上賢復地侍臣之高選省循非薄愧
汗交懷中謝竊惟許讀之臣止必言語為職考功課吏
無殿自取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替潤臣臣愚暗

亦所克堪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 憂思深長 德業
久大受 先帝投報之誥為神孫經遠之謀故聖主在
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與三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
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
於討論奉 永日之清閑亦知所報畢微生於盡瘁
終致此心臣無任

謝賜 御書詩表一首

臣賦言本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
賜臣 御書詩一首者玉堂上尊 帝若雲天之澤
早宸翰煥華奎壁之文喜意德心頌先生懷袖已載

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
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閒
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涓之床則臣
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
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遍於鐘王心
慕手追西文皇之由學筆繼字大笑宋武之未工知臣
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鏤之金石庶傳玩於人人
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臣無任

謝三伏早出院表一首

臣賦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

乃緣異恩而許夙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侍罪
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
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嚴於恭己恕以取臣事既省於清
心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
歸下遂疎愚之性臣無任

東坡集卷第二十五

東坡集卷第二十六

表十六首 笏記附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笏記二首

杭州謝上表二首

杭州謝放罪表二首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賀興龍節表一首

賀坤成節表一首

啓十一首

謝秋賦試官啓一首

謝南省主文啓五首

謝制科啓一首

賀楊龍圖啓一首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賀吳副樞啓一首

答許狀元啓一首

表十六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隸職其間省躬非據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學非有得愚至不移雖叨過實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時妄意蓋嘗有志於事功晚歲積憂但欲端安於田畝屬聖神之履運荷識拔之非常猶冀桑榆之收遽迫犬馬之疾力求閑散庶免顛穢豈謂 皇帝陛下聖度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強置之禁嚴知其進不由人故特保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貴其行

臣敢不仰緣末光益勵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無愧之
為安但未死亡必期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
之至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
知杭州者比靡清密久愧素餐內閣深嚴復膺殊寵以
祭為懼有醜在顏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賦
命數竒與人多忤遭遇 仁祖忝竊賢科繼蒙 英廟
之深知尤荷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知晚親
日月之光常恐餅壘之溢故求閑散以避災沴豈謂

太皇太后陛下天高聽卑坤厚載物愛惜臣下固無
異於子孫委任官師本不介於中外致茲衰病不失
清華然臣詞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雖云稍遠於爭
地尚恐終非其久安敢不磨鈍自脩履冰知戒庶全
孤節少荅殊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
鞍轡一副馬一疋者出笥之珍已華朽質解駟之賜
益耀衆觀顧惟何人亦被茲寵臣軾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念臣少而拙訥老益踈愚山野之姿非文繡

之所及疲驚之質雖鞭策以何加方祈冗散之安更
忝便蕃之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緝熙儒術罔羅人
材不愛重服寵數之章使為吏民瞻望之美據鞍有
愧東旌知榮敢不奉以牧民永思去害之指施之大
邑庶無學製之傷臣無任感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
鞍轡一副馬一疋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
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惠澤所加臣工知勸臣軾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疎矧茲衰

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羨荷寵章之蕃庶人以為榮顧形
影之支離臣惟自愧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知人
堯哲徧物舜仁時遣拾遺補過之臣出為承流宣化之
任予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賜者
敢不勉思忠盡務報恩勤永惟既庫之珍莫非民力無
忘獄市之寄以副上心臣無任

笏記二首

臣軾言隸職宸居承流聞寄自知衰朽有玷寵光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揔攬群材靡遺片善曲收頑鈍迭處
清華徒傾州木之心莫報乾坤之施臣無任

又

既塵美職復玷名藩榮寵過情省猶知愧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特示寵章以推眷
遇恩勤莫報生死難忘臣無任

杭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
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乞越得
抗又過平生之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
自廢黜驟登禁嚴畢命驅馳未償萬一懷安退縮豈所
當然蓋散材不任於斧斤而病馬空糜於芻粟故求外

補以盡餘年豈期避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副建中正緝熙光明無為蓋虞舜之
仁篤學有仲尼之智而臣猥以末技日奉講帷凜然
威光近在咫尺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
好問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窮荷眷遇之
不移竊恩榮而愈重雖雨露之施初不擇物而犬馬
之報期於殺身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
今月二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

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
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
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
父老遺民與臣相間知朝廷輟近侍為太守蓋聖主
視天下如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
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
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愆迂欲保全其終始
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

堅於晚節
臣無任

杭州謝放罪表三首

臣軾言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上

章符罪奉

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

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臣
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緣別拙屢致憂虞用
之朝廷則逆耳之愆形于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
于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
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
恭惟 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群下退託
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
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
咎祇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貸捨用益

廣於堯仁臣無任

又

亂群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姦猾之敢行方
俟謹何豈期寬宥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法吏
經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 祖宗信
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
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顧臣不才
難以議此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
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
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示寵

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為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修
臣無任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臣軾言宗祀告成備累朝之盛典端門肆眚荅萬宇之
歡心凡有識知舉增赫濯臣軾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竊
謂 祖宗恩信之所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
解之仁必在當郊之歲恭惟 皇帝陛下憲章 六聖
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至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
禮對越昊天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大河備復奏軌道於
東流藩邦頽懷錫瀉名於西府臣備負法從待罪守臣

想聞路寢之鼓鍾曾叨奉引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私臣無任

又

臣軾言嚴配禮成民心知孝好生德洽天下歸仁凡蒙一洗之恩舉有惟新之喜臣軾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以功存廟社而詞其禮德及草木而諱其名此聖人之所難幸微生之親見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勲高任妙道配唐虞顧惟致治於和平孰不歸心於保佑合宮均福畢備累聖之文會慶告成不居先后之位臣職叨禁後身遠闕庭既欣渙汗之私溥霑動植更喜謙光之美

獨冠古今臣無任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卷者論道調元雖大臣之職授時賦政亦郡守之常而臣供奉內朝使指一道居則代言而頒令出則勸民以務農沐此恩榮敢忘奉順臣軾 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文明憲占春哲先天歷象教民本堯舜之智水旱罪已蓋禹湯之仁固將推廣其誠心豈特奉行於故事爰因歲首已宣布於王言孰謂民愚咸讓知於帝力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卷者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為急底日不失日官既有常先時不及時罰在無赦申以丁寧之詔致其惻怛之誠習見頒行止謂有司之故事考其情實則本聖人之用心臣軾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元功在天盛德冠占順帝之則雖並用於恩威與物為春蓋同歸於仁厚而臣入奉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書悉傳閭里庶德音之昭格致嗣歲之豐穰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一首

臣軾言天佑民而作君惟德是輔帝王商而立子有開必先納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臣軾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聖敬日濟以若稽古之心上導王路行不忍人之政下酌民言神聽靖共天壽平格臣父塵法從出領郡符奉萬年之觴雖阻陪於下列接千歲之統猶及見於昇平草木之情日月所照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一首

臣軾言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於雅頌恭臨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之常分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祖宗元勳本自於無心神智實生於至靜同守大器于茲六

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
豈如散廩以活飢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事載瞻象闕
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罄華封之祝臣無任

答十一首

謝秋賦試官啓一首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野田之間亦
學為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人蓋
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
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諸掌降及近世析
為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吏事惟其

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為學者亦無施於
民遊庠校者悉朝廷讀法律者指詩賦場屋後進挾聲
技以相夸王公大人顧雕蟲而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
忘終始之意曾不相訟貴賤之間亦因遂闕下之士有
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
儒之實顧茲媮弊常竊憫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拯先
王之墜典伏惟某官才出間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
通天下之務旋居要職又為儒者之宗明習政事而皆
有本原守持經術而不為迂闊世之系望上所深知輟
自朝聯付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

至寬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材欲聞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歷書條任子之便宜訪成均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於今非有苛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制治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平昔所歎於今遂忘軾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為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懼辱賢人之舉翩然如界之羽翼追逸翮以並遊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米鹽間碌碌於塵埃蕞楚之地雖識恩之所

自顧力報之未由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謝南省主文啓五首

歐陽內翰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 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恠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

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朝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以擢第勿跪起謝恩焉

卜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謹啓

王內翰

右軾啓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個儻超拔之才則懼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為進士之科昔稱浮剽本朝更制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途精取詩賦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

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罔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
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
橫溢竒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
圓蓋天下望為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軾之不肖與
在下風顧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軾亦恃有
執事以為小節之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
大綱之所在驟置殊等寔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材非
顧當時之所悅眇然陋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
大賢自足以破萬人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厲精乃心
苟庶幾無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毛髮之效少

於至仁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梅龍圖

古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
下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
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
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
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矣古之所
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
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
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

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卹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若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為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

又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慙息不知所裁

韓舍人

右軾啓軾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媮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執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為君者常病於察為臣者又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卹於私計故天下歸德而不敢辭況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任唯

所利國豈容樹恩今上推不忍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於相消嚮者哀憐老儒故為特奏之令憫惻連坐又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為時求材憂國忘已所圖甚速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偽譎譎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顧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被其休功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能自勝

范舍人

右職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最著者蜀人為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我冠曳屣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茲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有教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寢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

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
十軹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
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
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
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其父母之邦苟有待
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
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欲度
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軹也
在十三人之中謹因聞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
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謝制科啓一首

右軹啓今日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
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
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至治之要惟有取
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
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
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
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
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
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

以為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
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
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
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
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充特
於萬人之中求其百金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
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熟識之能無
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
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
備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

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
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
傳於家學為文不顧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
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
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
能動人讀書踈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
蓋伏過其官德為世之望人位為時之顯處穀稱所被
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為進退致茲庸末亦
與甄攷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辱歷觀前輩由此為致
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以以往未知所

裁

賀楊龍圖啓一首

右軾啓伏審新政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遐邇竦動觀聽
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
化方今朝廷之上瑞為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
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所積或未去豈聽之者徒
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為名而不為功歷觀古人之
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
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饒粥而及長安之
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

忠臣愛君之至今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
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
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
常隱憂以為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
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
常苦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燹
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
而不為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頤續
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
無由至門端澤之懷實倍倫等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右職啓遠云軒屏忽已改歲向風瞻戀何翅飢渴前月
十四日到任望日尋已交割訖本凡材繆承選取忽
從州縣便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媿幸伏自到任已來
日夜厲精雖無過人庶幾寡過伏惟昭文相公素所獎
庇曲加搜揚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簽署
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衙司最為要事編木棧竹東
下河渭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敗務有
不蠲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于今雖有優輕酬獎之
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生以自輒惟

署置之必凶使使朕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加吳副樞啓一首

頃聞休命提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即
欲裁問少通勤拳以為不久當有非常之聞是以未敢
輕為率爾之賀速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摠
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機略足以
應無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
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廉
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者廣深惟賢者之
處世皆以得時為至難幸而得之或已老矣今以明公

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方將以未獲之事盡付
於明公明公宜愛此不賢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
言不能勝

答許狀元啓一首

古軼啓伏以賢俊之士固將有以挾持富貴之來豈能
為之損益昔者在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朝居
豪傑之先而人然後知其貴伏惟狀元簽判廷評以粹
美之質負傑異之才自遠方而遊上都以一日而蓋天
下士既望風而知不敵人皆歛衽而謂當然苟非素與
交遊之流安敢輕為賀問之禮不期謙抑過錄庸虛忽

承牋牘之臨皆自聽聞之誤禮非所稱媿靡自任先
皇帝未明求衣久已格於至治兆盟慙几尚不忘於
選賢庸登於民以遺後聖雖喜車旌之名旋興弓劍
之悲臣子之心速迹若一即日承已拜命計將就塗
念展謁之何時徒向風而永望謹奉啓陳謝不宣

東坡集卷第二十七

啓三十首

謝館職啓一首

賀韓丞相啓一首

荅曾學士啓一首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一首

賀韓丞相再入啓一首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荅楊屯田啓二首

謝監司薦舉啓一首

徐州謝兩府啓一首

賀呂副樞啓一首

賀趙大資致仕啓一首

荅陳齋郎啓一首

賀文太尉啓一首

登州謝兩府啓一首

謝中書舍人啓一首

謝翰林學士啓一首

荅試館職人啓一首

荅李寶文啓一首

荅王欽臣啓一首

荅彭舍人啓一首

謝賈朝奉啓一首

賀范端明啓一首

荅范端明啓一首

杭州謝執政啓一首

荅杭州交代啓一首

荅莫提刑啓一首

荅王明州啓一首

謝生日詩啓一首

東坡集卷之六
賀林待制啓一首

謝館職啓一首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覲
頽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為首
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
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璵璠難得而易毀故篋擯以養其
全知梗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
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以來四十一載所擢賢良
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
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

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
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誠南堂之崇或已登侍從
之列或交流落於遠郡或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
睽已為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
所由之途亦為毀譽得喪必爭之馳逐重則於實難副
論高則與世常踈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軼之
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已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
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
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其賢者所難
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為蠢愚可為危慄是以一參

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
況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
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
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
賢豪曲以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
慙比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為已任欲辦大事務兼
寸尺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
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於惰媮

賀韓丞相啓一恭

右軾啓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措
世於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回心而向道類
非俗吏之所能方陋漢唐將追堯舜洪惟上聖之后春
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師曠孰敢
爭能捐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為年恭
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臣才不器願與中伯之望堂堂
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叢爾種卷之叛命慨然
當宁以請行威聲所加臙穢自辟淮蔡既定而裴度相
徐方不回而召虎歸縱復遺種龍荒遠竟沙海聖言之癩
疥豈足爬搔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摹積穀堅城而

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筮以鞭
赤眉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即日邊徼
苦寒台候何似伏冀為國善調寢興謹奉啓起居

荅曾學士啓一首

伏審祗奉詔恩榮升冊府允厭朝論增輝士林伏惟慶
慰恭以聖神在御政化惟新顧顧後之無方豈拔賢而
待次賤如莘野猶為席上之珍遠若傳巖盡入彀中之
選而况圭璋之質近生閭閻之家固宜首膺寤寐之求
於以助成肅雍之化府判學士天資粹美儒術講明向
屈處於下僚蓋避嫌而自晦蜀文子之請老察少翁之

最賢撫念老成聿求義訓豈獨衣宗之盛典固將樂育
於美材自顧庸虛獲聯齋舍忽捧書詞之辱益知謙德
之光喜愧于心踧踖無措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一首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錫隆莫奪已行之志士
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允在庇廡共增慶慰伏以懷安
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
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
推茸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
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

無其決愚智其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
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
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
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疑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
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
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
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
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
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
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

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之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
少慰輿情

賀韓丞相再入啓一首

伏覩詔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君臣之
問古今異道任法而不任人則壽輕而憂淺庸人之所
安任人而不任法則責重而憂深賢者之所樂凡吾君
所以推心忘已一切不問而其所為蓋其後必將責報
收功三年有成而底於至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
知人強足以濟艱難勇足以斷取捨則何以首膺民望力
報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

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墮然而直方大更練三朝之用捨出入四方之險夷疲民系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蘊蓄以次施行始緩獄以裕民終措刑而隆禮軾登門最舊荷顧亦深喜亦之懷實倍倍等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日三日趕上訖帶山負海號為持節之邦多病無功久在散材之目授非所稱愧靡自任矧茲願治之辰方以求賢為急宜得敏銳兼人之器以副厲精更化之懷如執者天與愚思家傳朴學議論止於汙俗交遊謂之陳人出佐郡條荐更歲登

脫網羅之患然卒無毫髮之稱豈伊寵榮偶及衰鈍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表萬邦欲隆太平極治之風致開蕪收垂珠之路重使一夫之不獲特捐支郡以見收荷恩至深論報何所謹當鐫磨朽鈍蕪策疲驚雖無望於功名庶少逃於罪戾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答楊屯田啓二首

伏承任顧寵示長書禮數過隆既匪妄庸之稱文詞深厚是為哀拙之光反復究觀愧汗交集伏惟道判屯田學深經術名重薦紳頃者劔外屈臨百里之閭已足部中受賜一人之數豈伊幸會復此逢迎聽其言信仁人

之博哉居是邦蓋大夫之賢者欲報瓊珠之貺適若薄
書之煩言之不文尔以為好

又

向者不遺特蒙枉顧愧無琴瑟旨酒以樂我嘉賓但喜
直亮多聞真古之益友謂將繼此而得見豈意黜然而
有行伏讀誨音惟知感歎伏惟通判七田才猷通敏學
術深純非獨東州把梓之珍將為清廟端輿之寶鑿臨
邊服行履要津而執早以空疎加之衰病不緣墮官而
罷去則當別分以歸耕自茲恐遂有出處之跡故臨紙
不能無悵悵之意惟祈自重少副下情

謝監司薦舉啓一首

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尤謹復加薦論自省於危加
之衰病主而賦補野之性愚不識禍福之機但知仁已
以直前下復周防而慮後動觸時忌言為身災濟而去
之則為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自非不以利祿為意
而以仁厚為心願茲鈍頑誰肯收錄伏惟某官時望至
重主知己恐方將長育於群材專務掩覆於小過憐其
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歸知其為政之雖迂歲有
餘而日不足特矯世俗借之齒牙軼敢不祗畏簡書益
自脩飭豈云報德苟不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徐州謝兩府啓一首

移守河中已愧超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藩鎮之雄既見吏民周覽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衝民食艱難正春夏旱蝗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以安千里之疲氓如軼者才不逮人學非適用早塵策府自知拙直之難安屢乞守符意謂苟全之善計然自徃來三郡首尾七年足踰危機僅脫風波之險心存吏役都忘學術之源既未決於歸耕敢復求於善地伏遇某官權衡萬物高下一心頑礪悍堅實費陶鎔之力散材踈惡徒施封殖之恩謹當筆策疲瘵錫磨朽鈍上酬天造次答已知

賀呂副樞啓一首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慶慰竊以古之為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為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為之不揆衰比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忘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竊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

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樊
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
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趙大資致仕啓一首

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摺紳從觀閭里相慶竊謂富
貴不為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
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古之忠
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
至若石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
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臺諫

之風所臨有聲最宜吳蜀之政才不究於大用命乃係
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人而一笑綽有餘歡
念平生之百為一無可恨方將深入不二獨遊無何默
追梁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軾荷知有素貧祿忘歸慕
鸞鶴之高翔眷樊籠而永歎傾頌之素敷寫莫窮

荅陳齋即啓一首

伏審祗膺寵命榮踐以塗拜慶庭闈溢歡聲於觀者馳
書士友揆華藻之燦然顧此衰羸實難當捧伏惟齋即
天資深茂學術淹通經行兩純窮達一操久困有司之
尺度退從老圃於丘園陋彼素餐是聞也非達也凜然

遺直惟有之則似之假道一官權與千里幅巾藜杖願
為二老之風流甲第高門坐看諸郎之富貴欣頌之至
筆舌難周

賀文太尉啓一首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贊
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
遠故舉富貴而若無爵為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
事恭惟留守太尉丈丈道本天合德為人師信及三川
之豚魚感心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為重輒始若留
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少黃髮而亮武王既奉耕書
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中為係頸長纓約束河公軌流
道然後入調伊傳之鼎臨而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
可必軼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啟一首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月廿五日到任上訖者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必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
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
迹皆秦漢之陳賔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
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竊據此蓋伏遇
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

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
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恐畏簡書策寔磨心各非常
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一首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賤所未及暮年擢置周
行遽叅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驕竊惟人材進退之間
實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
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
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
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一征附馬棧者必先其有用舍

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
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以之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
安民寬施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者
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
士軒冕弃林少而學文本教律雕蟲之技出而後仕有
狂狷嬰鱗之患溝中不顧於青黃囊下無心於宮徵誤
蒙收拾已出優恩若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
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為著
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
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

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
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
知所裁。

謝翰林學士啟一首

叨奉寵恩。擢居禁近。任逾器表。慶與愧并。內自顧於衰
遲。宜退安於冗散。豈期晚節。伏與英遊。此蓋伏遇某官
德配先民。望隆多士。至誠樂與共推。人物之評。雅量薰
容。曲借齒牙之末。致茲所鈍。亦踐高華。方修問之未皇。
遽移書之見及。其為感佩難盡敷陳。

答試館職人啟一首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以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增
華。搢紳共慶。國家求賢之出。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
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為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
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以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
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日允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
成。抑將待其深而望重。某古口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詞。今
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入章為之一新。傳寫都城。紙
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敢私執。長病侵尋。文思荒
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能。研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
過煩臨既寵。以書詞求為。中筭之珎愧之瓊瑤之報。

荅李寶文啓一

伏審祇奉異恩遠臨全蜀主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井
絡提封旋出分於憂顧風既所暨謠頌率同恭惟知府
寶文望重搢紳材宜廊廟言之金石蓋暗然而日彰浩
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出用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來
氣復岷峨之舊舟車雲集思通秦楚之商曾未下車已
聞報政軼倦游滋久寤寐以俟歸空詠甘棠之思莫展維
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荅王欽臣啓一

伏審祇奉明綰特膺異選以高才望冊府以令德正僕

臣側聞除書大慰輿論伏以臣太僕學士文鳴早歲學配
前人稼章雖老於中林胡越終升於清廟萬事不理問
伯始而可知三箴雖亡得中世而何患清塗方踐遠業
難量愧修慶之未皇辱移玉之見及感佩之至但切下
懷

荅彭舍人啓一

伏審顯膺宸命進直掖垣除以自播騰輿情欣屬國家重
正百官之治聿追三代之隆用事考言因名責實然而
憲臺省闈無預於文詞儒館學宮下關於政理惟此六
押之任要須二者之長非該通經術則不足以代王言

非曉達吏方則不足以分省事是為文士之極任豈止
時人之羨談果有真才來應日妙選伏惟某官道師古始
識造精微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傳班之伯仲自期甚
厚所得寔多射策決科嘗冠天下之士犯顏逆指有古
名臣之風與從言動之司承掌絲綸之美璠璣美質豈
獨一時宗廟之華祀梓異材固為後日棟梁之用載備
真法從竊庇餘光聊陳輿誦之言少答函封之辱其為
欣佩莫究頌言

謝賈朝奉啓一首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

松楸已中梁柱過下而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鷄誰副
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蓋
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旣濡空引
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文朋首隆學
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
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表
冠莫克垂洟於墓道昔禰令禱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
之深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啓一首

右軾啓恭承明詔追錄舊勲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

養仍惟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
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為難言方其犯
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
倖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
誠格物噫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
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縢之匱白
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沐下萬
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叔更延屏壽永作元
龜軼無任歡喜頌詠激切之至

荅許端明啓一首

伏審參稽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
度施及無窮稽神雲集於奉常端冕天臨於便座倖茲
壯觀自我元臣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之存否秦漢以
下鄭聲肆行雖喜三雍之成旋遘五胡之亂平陳之後
粗獲雅音天寶之中遂雜胡部道喪久矣孰能起之獨
求三代之遺聲允屬四朝之舊德恭惟致政端明文文
耄期稱道有亮多聞進不謀安昔既以身而徇義退猶
憂國今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於考音至復傾家而
制器蓋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
周大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磬十六枚於樾為郡豈偶

然而已哉。載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書之辱。究觀累日喜愧兼懷，徒誦誅於再三，豈發明於萬一。

杭州謝執政啓一首

右軾啓：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為有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造鈍。雖尚嬰於寵劇，庶漸即於安閑。顧此蠢愚，亦蒙微倖。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始終拍步，武於夷涂。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惟糾。自占陽城之考，茲容獄市。敢師齊

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答杭州交代啓一首

右軾啓：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既尋少壯之舊游，復繼老成之前躅。養病卧治之所，蒙成坐。肅之餘，顧此鈍頑，實為忝昧。伏惟知府待制宏才，緯俗。雅望鎮浮，神馳方切於望塵。心照已先於頃蓋。借之餘潤，成此虛名。滕大夫之才，豈堪治劇。楚令尹之政，或許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

答莫提刑啓一首

右軾啓：得請江湖，雖適平生之願。剽煩獄市，豈堪老病。

東坡集卷之七
十七
之餘賴茲德大而有容愍其心勞而愈拙故於始至借
以一言此蓋伏遇提刑某官威肅列城德懷雅俗雖在
按臨之屬蜀部不忘宿昔之友情豈獨敦忠厚之風折以
增衰朽之重其為感作未易名言

荅王明州啓一首

伏審奉詔牧民消辰莅事教條清簡曾無顧指之勞吏
下肅承皆有信服之敬風聲所暨鄰境為先伏惟知府
龍圖迪哲而文剛中莫屈大辯若訥耻為利口之言小
智自私誰識仁人之勇道不容於群枉身乃獲於退安
回觀爭奪之塗日有榮枯之變坐嘯之樂勿以語人

食自願猶嘗為國

謝生日詩啓一首

蓬矢之祥雖世俗之所尚蓂莢之感迨衰老而不忘豈
謂某官意重瓊瑤文成黼黻推仁心而錫類出妙語以
嘯祐攝提正於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更借虛
名永惟難報之珍但結無窮之好

賀林待制啓一首

伏審圖舊聖時陞華法從僉言諧允有識歎咨萬木歲
寒配喬松於巨栢衆星夜艾凜明月與長庚齊藻昌朝
領袖後進傳聞四遠歡喜一詞恭惟某官名重弱齡望

高晚節文章爾雅蓋西漢之餘風惻惻無華亦東京之
循吏凡閱四朝而後用獨為三館之老臣著書已成特
未寫之琬琰立功何晚會當收之桑榆軾交舊最深慰
喜良甚尺書為賀鄙志莫宣

東坡集卷第二十七

東坡集卷第二十八

書十一首

上梅直講書一首

上韓太尉書一首

上富丞相書一首

上曾丞相書一首

應制舉上兩制書一首

上劉侍讀書一首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一首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一首

東坡集卷十八
荅安師孟書一首

與曾子固書一首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一首

上梅直講書一首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屬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

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寔親試之誠不自

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太尉書一首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六臣守尋常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抵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為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

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
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相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
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
容於朝廷故群起於草野相與力為險阻譎世之行使
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共自喜不啻若
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
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室宇宮室之為
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
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
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

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
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
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
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苟容之
事者則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
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為寬厚長者然
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
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
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

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上富丞相書一首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言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

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為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與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

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
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
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望之
遠近山川之嶮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
君子與夫姦偽嶮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
昧愼悅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
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
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為天下之賢人
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
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

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
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
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
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
居於至足而日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
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
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
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
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
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

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
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
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
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
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
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
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鬪曾子孝而徇其
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
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
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

訐剛健而不為強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
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
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
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
而務循於規知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衆必共笑之夫
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
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
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
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
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

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尚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獯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與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一首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

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
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
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
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張萬千金
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之歎息而主人
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
達之衢又嗷嗷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
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
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為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
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寒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

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屈矣以大臣之
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
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
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責為
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
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載不佞
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
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
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
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說盡其自然之理而

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
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
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
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
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
先惟所裁擇幸甚

應制舉上兩制書一首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
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
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善言者子思孟軻之

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
而從之至於齊魯子乘之君操幣執執因門人以願交
於下則開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
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
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
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
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
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
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
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方不足較於世亦明矣

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
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
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
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
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奏其指在之論軾亦自忘其不
肖而以為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
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
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明
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
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際非所以施矣

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石法不若治
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向之衰也時
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
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
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
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
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為邪王
公大人實為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為其權在諸公
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
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

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
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
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
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
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
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
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
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
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為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
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為備位其也其敗也

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
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為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
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
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
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
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
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
發憤而用常衮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
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為能也崔祐甫為相不至
暮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為譏祐甫曰不然

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為
善用法今天下之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
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為天下使人
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
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辨一職以
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變不敢自與於知
禮而美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輔其才
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職一職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
於名一藝辨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
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

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
公孫魏那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
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
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
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
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
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
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
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
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

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與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效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懸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上劉侍讀書一首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

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自是神焉而陰相之今天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曰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辱其至樂而不為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德能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

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思進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哉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群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為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改首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况

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為之表猶以為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崤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殫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為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為無功抗類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

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
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
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
不宣軾再拜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一首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為當
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
安未可以隨歌而柱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
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
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戶不

可以敵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畝耕於
野者不殖為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
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論富民者嚮
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弃也然而不知吳
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
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
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
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
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
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要害也今使有變則綉逆被兵

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
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戰官於鳳翔見民之
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後自其家之斃益金銀以上計
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
者名為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
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
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資及二百千者於法皆
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
夫為王民自難盡益斂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
何以為民令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為民之窮困心可知

矣然而縣官之事以二千四百分為計所謂徵稅而
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盜者願入焉猶
發賊斃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
六百分者未能絕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
之取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戰之
所為區區議以官推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
以聞者從載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公貫計者戰嘗
租稅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籍是二
萬者未得為全失也計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
共此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坐困窮而無告

異曰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
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載以為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
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
易賢將帥之所畏况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
論乃者變易其法至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
不顧行之益望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夫感極書使官
自買木關卡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
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
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
酌之比後於朝廷固已暮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

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且其下全軼乃以此
特議以官權與民其為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吾古
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調
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化也朝廷自數十
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口困官口貧一旦
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韋之過今
日之所宜深懲而求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
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
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耶寺議之歲定其數
當優以聞則言之今其持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其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一首

執於門下蹤迹絕疎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
尋常無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察
然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為迹疎不當言說則是謂明公
亦如凡人拘於跡密之分者竊以為不然故輒有所言
不顧惟少留聽載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交款以來
日與小民結為嫌恨鞭笞鑿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
不敢憚也彼寔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趨無愧然
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
計歲久之所壞或布帛亞弱沾剝以為
官或

爛細計以為實欠或未輸之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
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
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
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
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
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為不信而考諸舊
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
人以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
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
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

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爲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同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以養其老幼

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荅安師孟書一首

辱書爲既過厚喜子自以美才積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得者平生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軾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軾其得失休戚軾所宜知何者其勢足以相及也嚮也聞七子者之失恍然如軾之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軾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爲自爲喜者少而爲軾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者豈以一失爲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

則吾猶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
軾之所得又將有大者也

與曾子固書一首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
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違事祖父祖父之沒
軾年十二矣固能記憶其為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爲
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
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尚忍
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
舊書見先君手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爲行狀未

成者知其意不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
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即其遺書粗加整齊爲行
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
幸諾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
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一首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
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
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
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

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官軾私心以
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
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
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為幾死者數
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
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
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為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
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
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
不運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

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
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
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
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之
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
賜之軾且歛眾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
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為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
當獻諸公千冒左右無任戰越

